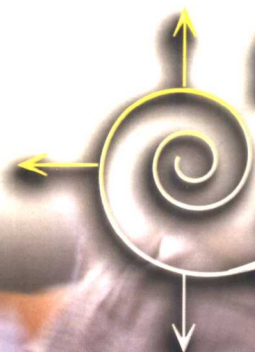


散文詩 G02
Essay & Poem

一個身在邊緣的寫作者
在時尚之外冷眼相看

秦巴子 著

西北偏東



作 者 秦巴子

文字編輯 冀 午

美術編輯 蔡博義

封面設計 好色工房

發行人 簡英傑

出版者 上游出版社

地 址 台北縣永和市竹林路124巷27號

通訊處 永和郵政359號信箱

電 話 (02) 29294471 (02) 22311498

傳 真 (02) 29291145

郵政劃撥 19247145 上游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省業字第780號

排 版 久裕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福霖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太平洋律師事務所

黃勝文律師 李進成律師

電 話 (02) 22619955

傳 真 (02) 22600601

總經銷 紫宸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三段110號7樓之6

電 話 (02) 82215697

傳 真 (02) 82215712

出版日期 2000年7月／初版

定 價 200元

◎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ISBN 957-0334-26-6

散文與詩 G02
Essay & Poetry

一個身在邊緣的寫作者
在時尚之外冷眼相看

秦巴子 著

西北偏東



 上游出版
Sun-You

自序

在一個挑戰與機會就像命運一樣充滿玄機的年代裡，一個人的地理方位的重要性決不亞於一把致命的鑰匙。正如美國詩人默溫詩中所說，那關係到打開河流的方式；或者說，這方位決定了你能否恰到好處地念出阿里巴巴的咒語，財寶只能經過「芝麻開門」才能見到。

我現在的方位注定了我的劣勢。西北偏東，這在我們雄雞一般的地圖上，恰好是它的幾何重心，但它離一個國家一個時期裡社會生活的真正重心是有些遙遠了。政治、經濟、文化、商業以及合乎時尚的生活，都在別的地方，我所生活的城市，在任何意義上都算不上重鎮。我可以說，它甚至有些落伍和不合時宜。在這裡一切都慢了半拍，在與那處於中心的事物相遇時，它常常會顯出自己的謬陋與捉襟見肘。

這不是我的錯，但這也許是我的劣勢。

西北偏東，對於一個渴望並滿足於平靜而質樸的內心生活的人，也許是妥當的；但對一個操寫作這門手藝，並試圖以此維生，在精神的花園裡冥想逡巡的人來說，生活就顯出了它殘酷的一面。滯澀、緩慢、塵土飛揚，這是它的質地，也是它當下的面貌。這種地方，在十九世紀的法國，應該是被稱為「外省」的吧；在今天的北京，順便地就被叫做「下面」（對首都來說，之外的地方都是「下面」）；在上海則被稱為「鄉下」（當然，驕傲的上海人把上海之外統稱「鄉下」已經很有些年頭了）；在廣、深、珠這種經濟發達的金三角地帶，我們這裡充其量也只是打工者的故鄉。這個幾何重心現在已經淪為生活的邊緣，這種處境下的寫作理所當然地就成了「邊緣化」寫作，「話語權力」永遠不會被「出讓」到這裡。

有人也許會自我安慰：心遠地自偏。其實遠不是那麼回事兒。在本已不合時宜的生活裡自我流放到稿紙上的人，他時刻體驗著的尷尬與不自量力，都在為已然流落的生活方位做著詳實的注釋。

西北偏東，還不簡單地僅僅只是一個地理方位。在「一次性」、「平面化」、「不在乎天長地久，只要曾經擁有」之類的巨大震蕩中，對終極價值的追尋就顯得

十分落伍，文化味在商業價值面前是多麼無力！歌廳裡的一曲卡拉OK，就可以把一個異性征服，讓她（他）離座起身並且領回家去的時代，把剖白靈魂的咏嘆調交給情書又是多麼的古典和迂腐！思想是沒有地域的，但他們說這不是思想的年代；精神理性是人類的尊嚴，但他們說這是讓事兒跟著感覺走的年代。

一位遠在東南的朋友來信勸我：寫些紀實性的人物、事件吧，大家都忙，緊張而務實的生活中人們不願意也沒時間多「思考」什麼，就想多看看別人的故事了，不要孤芳自賞。

朋友還建議我到沿海走走。

朋友當然是好心，我懂他的意思，身邊很多人也已經南去，而我之所以下去，多半仍在於還要執著地「務虛」，要給靈魂安置一個並不飄忽的家。這就是西北偏東的精神處境。

地理方位是容易遷移的，精神方位卻不會草草地搬家，西北偏東也自有它內在的一種執拗與孤絕。僅就寫作而言，思想也不會空忙，它更不會在商業算計中突然降生。據說現在還不是文學的時代，憑什麼要求一個文學的時代？從以往的誤解中

脫身出來，我們已經知道，從來就沒有有一個文學主宰的時代。思想和寫作，根本上是個人化的，它與地域無關。

一個詩人寫道：黑鐵的時代，我試著懷念白銀的戰爭。

這懷念並不是出於失落，失落並不重要，對精神的嚮往正是人類心靈的自信、尊嚴與堅定。

西北偏東正是在熱鬧的「文化馬戲」之外，讓思想與寫作回到它本身的坦然的方位。在這個方位上，我像扛著鳥巢的會思考的樹木那樣，研究藝術、經歷坎坷、保持蛙皮的濕潤。

西北偏東對於文化精神的意義就在於，我們不能對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的到來抱有太多急切的想法或者太多的期待，我們只能在自己的年代裡在自己的位置上寫自己的「詩」。我們只能完成自己的思考和作品，這是人生；我們同樣也不能指望一個「什麼什麼」的時代來幫助或者挽救人文精神，那只是命運。人生是可以努力把握的，而命運永遠只是命運；一個人的方位是可以遷移的，但「西北偏東」於我，卻是思想的精神高地，在這裡，我這棵樹木扛著的鳥巢裡，才會有孤傲的鳥兒高

飛。

在一個充滿了製作的年代裡，西北偏東僅僅只是商業上的劣勢，它並不必然地就是寫作的劣勢或者絕境。物質的豐盈只是階梯，而人應該更高。更驕傲的心！更高，誰也看不到。

至於收在這本集子裡的隨筆，只是一個「人在邊緣」的寫作者，在時尚之外冷眼相看時所表現出的固執罷了，但這實在又是「西北偏東」在當下的一個態度。

目 錄

自序	／	0 0 2
橡皮	／	0 1 1
輕與重	／	0 2 3
失重之境	／	0 2 7
時間之羽	／	0 3 4
詩人之釣	／	0 4 2
可能的巴別塔	／	0 4 8
聲音研究	／	0 5 4
活著	／	0 6 0
私奔	／	0 6 5
不朽	／	0 6 9

人境／	074
漂泊與搬家／	078
回饋與反哺／	083
誕生與吶喊／	088
命運與選擇／	093
面對和領悟／	097
生存與玩耍／	101
包廂的意味／	105
縮寫或被簡化的閱讀／	110
診嫉妒／	116
用心和用腦／	120
隨緣解／	123
小聲說話／	127
帽子是心靈的一部分／	131

生命的容器／	134
關於門／	137
凡人境界／	142
影子遊戲／	146
心靈之繭／	150
設計死亡／	153
驢毛記／	158
生命裡的石頭／	161
白顏色／	165
理髮詩／	170
遠方的石子／	176
紙房子／	180
住在書裡／	185
圍城之居／	190

西·北·偏·東

一個懺悔／194

遭遇颱風／198

一本打開的書／201

細小的生命／205

回家／209

橡皮

一

我們通常認為，橡皮是鉛筆和小刀這類書寫者的伴生物。橡皮的附屬地位從剛剛開始學習書寫的小學生使用的鉛筆那裡得到了恰到好處的體現。這種帶著橡皮頭的鉛筆，用一種十分懸殊的長度比例找到了主體與附屬物間的和諧與平衡，這個製作精妙地物化了人類的態度。但是從幼兒園開始的最初的書寫練習，卻在不經意中嘲弄了人類的想法。鉛筆尚未用去二分，橡皮頭卻早已經磨禿，於是必須輔之以更大的橡皮。這個現象對於人類的書寫，極富象徵意味，甚至是宿命的。從幼年開始的人類活動，反覆經歷並不斷重臨的就是一個寫和擦的過程。

許多年以前，當我在高爾基的《回憶錄》中初次讀到列寧的名言「筆尖寫下的，斧頭也砍不掉」時，我是多麼驚心並激動不已！我後來之所以選擇寫作，與列

寧的這句話不無關係。但那只是少年的激情，現在我知道，人類的生命中無處不在的不僅僅是書寫，同時存在而且顯得更大、更有力量的還有橡皮。

書寫，然後擦掉；再寫，再擦，再寫……中國的文字史就是一個反覆擦寫的絕好例證。秦始皇是一塊巨大的橡皮，焚書坑儒就是一次廣泛而深刻的擦除行為；接下來，公元五五五年一月十日晚上，被史學家稱為「中國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的梁元帝江陵焚書案，是一次更個人情緒化的幾近撕絕的擦除；每一個中國皇帝都是一塊橡皮，盛世修史所做的就是不斷重複的擦和寫，任何一次修史，都是在大規模地徵收、抄寫、整理的同時，伴之以加工、竄改和銷毀。動員廣泛、耗費巨大、歷時十年的《四庫全書》也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寫和擦。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同時也就意味着它是經過了橡皮的歷史。

在文字史中，橡皮一次次地向筆挑戰，動搖了筆的主體地位，最終讓我們看到，筆和橡皮，它們是平起平坐的。

寫是人類與遺忘作戰，而遺忘就是橡皮。昆德拉說：「人反對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反對遺忘的鬥爭。」遺忘作為橡皮，當它在人的主觀願望之外施暴於人時就成

為一種強權。斧頭砍不掉的，強權的橡皮可以擦去。

人的自我是記憶的總和，而死亡則意味著記憶的失去，也就是失去過去。人之所以對死亡懷有巨大的恐懼，常常並不是因為會失去未來，而是因為要失去過去。因此，我們可以說遺忘實際上就是生命的中斷和死亡。人對死亡的恐懼也就是對遺忘的恐懼。強權摧毀人的方式就是用橡皮擦去他的記憶，然後重寫。秦始皇所發動的那一場著名的焚書坑儒運動，就是對人民的歷史記憶的一次擦除。

讓一個具有最悠久傳統並已經有了三千年文字史的種族放棄對過去的記憶，這種行為即便是到了今天再去審視，也絕不能簡單地只是理解成一次歷史事件。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作為局外人，對這一點看得也許更清楚一些，他在《長城和書》中寫道：

他（秦始皇）焚書，也許是因為他知道這些書是神聖的，書裡有整個宇宙或每個人的良知的教導。

因此，每當我想到焚書這種災難的始作俑者的險惡與狂妄時，內心裡總是有一種深深的寒慄。現代化的電子計算機，通過對磁盤（記憶）格式化（FORMAT）完成擦除的方式，極為形象地體現了這一點。在這裡，我們可以把FORMAT看成是強權的橡皮。一九六八年蘇聯坦克開進布拉格這一行為，就是一個強權大國對小國的FORMAT，此後的清洗運動實際上也就是蘇製橡皮在捷克斯洛伐克這張小紙片上的擦字運動。

二

與此同時我們不能忽略另一種橡皮，這就是有意或無意地對歷史的健忘或者改寫。雖然他並不是有意要欺騙，也不是要隱藏什麼，然而健忘又確實有著能夠粉飾或帶來安慰的一面。我們最近在一些出自「老三屆」之手的書籍和電視中所看到的正是這種與健忘有關的回憶或者說紀念。大約是因為歷盡滄桑之後已經有些功成名就，也或者是因為黃昏將臨吧，往事倏然變得親近了。

他們說：不管那場運動出於何種背景、造成了什麼結果，但那畢竟是我們付出了青春和熱血的一段生命。支撐我們的是理想，為理想而奮鬥，總是值得尊重的。那意思是說總有它值得驕傲的一種輝煌。但我卻總感到有一種不大對頭的情緒正在滋生蔓延著，並且因此感到恐懼。

固然我們不能、也無力對那場災難負責，我們就可以因此而只從純個人的角度去追戀那些尚待反思的「無愧的人生」麼？如果是從一代人的角度去重臨記憶中的「輝煌苦難」，那麼這塊健忘的橡皮就更加可怕，甚至至於可悲了。

一個最近似的比較，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人民。當然，作為一場浩劫中飽受苦難的人民，永遠是無辜的。我們沒有任何權利責怪人民。但是我想，作為參加者同時又是受害者，雖然不能對已經逝去的年代負責，卻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未來負責。因此，懺悔和反省就十分必要。近些年陸續披露的一些資料表明，二戰期間的德國人民有著和我們在「文革」中的表現極其相同的特質：迷信、盲目和極度的狂熱。我記得一本書中一句極具警世意義的話：